

◇ 负喧沅 解良专栏



解良,辽宁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小说、散文作品见《小说月报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草原》等期刊。出版小说集《兴京街》、散文集《赫图阿拉的月亮》等。现居北京。

扎藏辫儿

北京的树叶落尽了,下了第一场雪。我问外孙女,还记得夏末那次长途旅行吗?她想起了甘南草原,扎尕那,问她还记得什么有趣儿的事?她马上说,哦,扎藏辫儿。

外孙女从小留长发,每次出门上学,去什么地方玩,梳理头发都是一个“小工程”。她的发卡发圈,皮筋头绳,布艺头绳,蝴蝶结,兔耳朵发箍,各种小饰物,四季各异,琳琅满目。爱美是女孩儿的天性,进入藏区,她又被美丽的藏辫儿吸住眼球,迷了心。

八月是藏区最美的季节,一只只围着尕海湖畔湿地高飞低旋的水鸟,选歌试舞,每一种禽鸟的名字都像生长在高原上的格桑花一样拥有自己的颜色;蓝天、白云、绿地,被阳光调剂出高原最美的景色。浅黄色是坡上的小路,金黄色是熟在路边的青稞。收割

青稞的女人身穿藏袍,扎着彩色头巾,将收割下来的一捆捆青稞整齐地码在地里。在有白塔的藏寨,家家竖起用木杆串成的格子架,搭晒着一把把金黄的青稞。号称高原之魂的牦牛和小巧可爱的藏香猪无忧无虑地行走在草地上。牦牛尾巴像马尾鬃,甩起来很漂亮,小小的藏香猪跑跑停停,随心所欲地吃着草间的人参果(蕨麻),肚子撑得好大,肚皮贴着地,惹人发笑。车窗如取景器,让外孙女捕获了“地球第三极”美丽的风光。

扎尕那,峻峰与峭壁宛若石镜,待云雾飘游过来,便似仙境。半山腰间有一个藏寨,藏寨里的藏族女人走出寨子,专门为游客中的小女孩扎藏辫儿,五颜六色的藏辫儿,扎一根头绳两元钱。外孙女先是跟妈妈去藏族女人那里扎了几根藏辫儿,妈妈爸爸登山

去了,她没有去登山,悄悄站在一旁看女人扎藏辫儿,看得入迷。为游客扎藏辫儿的女人,脸是太阳和季风沐浴出来的高原红,两只袖子围系在腰间,露出上身的花格衫。头顶饰“巴珠”,像男人那样戴一顶浅色的礼帽。念珠,小珊瑚串,捻在手里,拴在辫子上。姥姥知道外孙女还嫌自己头上的藏辫儿扎得不够多,又掏钱给她添了几根,十几条五彩的藏辫儿将她变成了一道小小的风景。满头的小藏辫儿让人想到高原上随处都能见到的一串串、一丛丛、一片片飘荡摇曳的风幡。在藏人眼里,蓝象征天空,白象征白云,红象征火焰,绿是绿水,黄是土地。风幡吉祥,它随风而舞,飘动一下即诵经一次,始终不停地向神传达人的愿望,庇佑人们一路顺遂,吉祥安康!

夜宿迭部县城,外孙女舍不得拆下藏辫儿,拆开就扎不上了,所以两天没有洗头,从甘南返回兰州,当夜登上航班,带着一头彩色的小辫儿飞回了北京。

◇ 门前草木 毕亮专栏



毕亮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5年生于桐城市某乡村,现居伊犁。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如看草花:读汪曾祺》等四部。曾获第四届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。

蝎子草

我还住在团场的时候,见过很多蝎子草,这是我在家乡未见或者未注意过的,以至第一次见时,差点用手去抓叶子,被紧急叫住而没遭殃。

团场在昭苏高原,蝎子草真多。草原上有,河边有,田间地头,甚至住处新建的还没来得及绿化的小区楼下也都是,真是出门可见。

蝎子草蜇人,牛羊是无视的,照吃不误。河坝、水渠边、草原上常见到的蝎子草,嫩叶嫩枝多被牲畜吃过,然后又长出新的枝叶,一茬茬地长。在不经意间,蝎子草的蔓延速度惊人。

蝎子草的嫩尖是极其美味的,至少可以和豌豆尖媲美。甚至比豌豆尖还要好吃,好吃在不容易吃到,好吃在季节性,好吃在纯野生,不像现在一年到头都可吃到豌豆尖。

择蝎子草要戴皮手套,剪下嫩头,洗净后开水焯过,凉拌,是道喝酒的好菜,好在家常。君子之交,一碟凉菜几杯酒,喝完回家继续回味,回味完睡觉,睡觉做美梦,梦里还有凉拌蝎子草。

不知如汪曾祺拌菠菜那样来拌蝎子草,味道会如何?还没试过。但美味

是可以想象到的,汪老来过伊犁,应该无此口福,不然他肯定要写到文章里。

蝎子草常见,却不常吃,也常有人不识其面目。接待过很多来团的客人,尤其是从内地来的客人,多不识蝎子草,于是便常有本地陪同人员逗他们要亲近自然,应该和草原植物零距离接触一次,还真有伸手的。当然,后来被拉住了。

我被蝎子草蜇过,看在它是道好菜的份上,我原谅了它。

有人识蝎子草而不识荨麻草,有人识荨麻草而不识蝎子草。也有人知道,蝎子草就是荨麻草,荨麻草就是蝎子草。

刺牙子

和蝎子草一样常见的扎人的植物还有刺牙子。

刺牙子,牛羊偶尔吃一点,但为它们所不喜,自然也就被牧民厌恶。草原上遇到了,还小时,牛羊吃得剩下的,也就顺手拔了。若是大的,或踩断,手中有铁锨等,也就随手挖掉。这东西繁殖能力强,由一棵到一片,之后会更多,一片草原也就离重播草籽不远了。

防畜沟,田头水渠,常长有刺牙子,本地人见了也见怪不怪,任其长,只要不长到地里就行。长在该它们长的地方,还可以阻止牲畜进地里糟蹋庄稼。

这么看,刺牙子还有它好的一面,也有它存在的价值。我的宿舍在四楼,楼后原本就是块田,准备开发盖房子,堆满建筑垃圾,我去的时候,正是夏秋之际,长满了刺牙子。我在这里住了四年,走的时候,正是夏天,刺牙子依旧满地,往前更远一点,楼房林立。这像是楼房盖在刺牙子丛中,而不是刺牙子见缝插针地长。

有一年植树季,全团职工大会战,种的那片杨树林子可真大。第二年夏天再去看,呵,好家伙,树与树间,杂草没多少,都是刺牙子。它们是怎么长出来的呀。于是都除去了。不能让它们汲取了本该属于杨树的水分和养分。我们在高原种树搞绿化,成本很高,扛过了夏秋的旱,还要扛过近半年的冬天,如此两三年不死,种下的树才算活了。

刺牙子的花开得还挺好看。刺牙子可以长得挺大,足有一人高。刺牙子可入药,所以也有勤快人,设法割了铺在水泥路边,晒干了收起来。

刺牙子是当地人的叫法。许多植物书上也叫大薊,这么说,可能知道的人就多一些。

牙刷上的蜻蜓

晨起洗漱,我发现牙刷上挤好的水晶状牙膏像一只敛翅欲飞的蜻蜓。

时间回到七八年前。那时候女儿才五六岁,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淘气、捣蛋,不喜欢安静,尤其不爱刷牙。我威逼利诱,皆无效果。有一天,我挤好牙膏后,手机铃声骤响,接完电话回来,只见她抓着牙刷在嘴里慢慢地倒腾,不由得大喜。见我来了,她拿出牙刷,口齿不清地说:“爸爸,蜻蜓……”

“蜻蜓?”我四处张望。

她急了,说了半天,我终于明白,我挤了一条蜻蜓般的牙膏。那天,我给她挤了不下十条蜻蜓般的牙膏,她呢,刷了不下十次牙。

白茶味、薄荷味的水晶状牙膏成为她的最爱,她说这样的牙膏会让她长出轻盈透明的翅膀。她总是问我这

些小蜻蜓飞到哪里去了,我总是让她张嘴吐气。

“是不是特别清新?蜻蜓就在空气里飞呢!”

“我会长出翅膀呢?”

“当然,总有一天,你会飞得高高的、远远的,爸爸都看不到你了。”

她开心了。

我给她讲故事,扛着她看晚霞中的红蜻蜓。有一天,她扭捏着从我的肩膀上下来,说:“爸爸,我同学来了。”她长大了。在她的词语中,“小朋友”变成“同学”,再变成“朋友”,现在使用的是“死党”和“闺蜜”。时光就像一只倏尔远逝的蜻蜓,背着霞光,背着黄昏的晚风,瞬间飞远。

我跟她说她童年的旧事,她从海里抬起头来,问:“有过吗?我只记

得牙刷上的蜻蜓了。”

“还记得这个?”

“嗯,幼稚得要死。”她又埋头下去。

事实上,那只蜻蜓飞远了,把平凡的她留在了原地。

昨晚我训斥过她。她已经连续两次物理考试在60分以下了,我表面上的淡定就像薄薄的冰,经不起踩踏。她默默地流着泪,不辩解。她已经比我高一个头了。她一直是个乖巧的孩子。我曾经对她有过很高的期望,但是,谁不曾被自己的父母期望很高呢?也许,更多家长的陪伴成长就是接受平凡的同时并收获惊喜吧。

我在这水晶状的蜻蜓旁呆立良久,想象晨起洗漱时她的怦然心动,她挤牙膏时的表情。我知道她已经原谅我的暴怒了。她只是个小小的孩子,无论她是天才还是平凡的人,她都是我心尖上的蜻蜓。我愿意世上的风暂息,让她安睡,让我可以看着她安睡。

◇ 尘世繁花 董改正专栏



董改正,男,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,现居安徽省铜陵。曾从事过销售、饮食、图书、教育等诸多职业,现为阅读班老师。爱好文学,主要从事散文写作,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